



朱德同志的故事和传说

ZHUDE TONGZHI DE GUSHI HE CHUANSHUO

朱德同志的故事和传说

凌 峰 著

顧 炳 鑫 繪 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收集的二十四篇故事，都是1928年4月到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前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、闽西和赣东南一带的斗争故事和生活故事。这些故事，描写了朱德同志热爱人民、热爱红军战士，和他的艰苦朴素的优秀品质。

朱德同志的故事和傳說

凌 峰 著

顧 炳 鑫 繪 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号

上海国光、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書号：文1155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1 13/14 字数 36000

1953年12月第1版 195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200000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2195

定价：(4) 0.14 元

目 录

紅軍会师这天.....	1
一包药.....	4
七溪岭上宰二“羊”.....	6
运粮.....	8
伏襲白匪.....	10
月下补衣.....	12
深夜探伤兵.....	15
一件棉袄.....	17
“老伙头”.....	19
竹釘战.....	21
送别.....	23
宿营.....	25
一条綁带.....	27
两个孩子.....	28
一茶缸炒米.....	30
泉水当干粮.....	32

軍长和哨兵.....	33
欢度端午节.....	35
一双草鞋.....	37
挖笋.....	39
攻打龙岡圩.....	41
雨夜.....	44
送棉被.....	45
路遇.....	48
后記.....	50

紅軍会师这天

一九二八年三月，朱德同志帶領南昌“八一”起义的革命队伍，浩浩蕩蕩地从广东的潮州来到了湘南，帮助那里的起义农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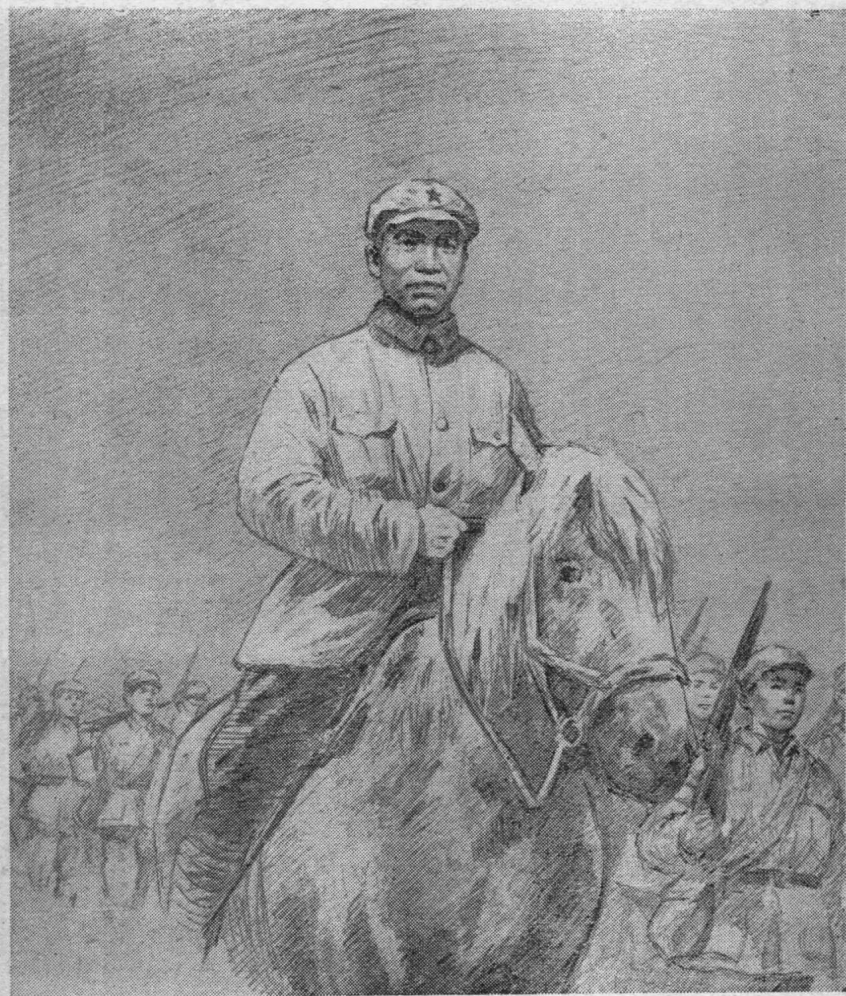
朱德同志到了湖南，知道毛澤东同志正在井冈山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于是在四月間，率領一万多人馬，由湖南来到了英雄的井冈山。

五月四日，朱德同志和毛澤东同志所領導的两支革命队伍，在井冈山的大隴墟胜利会师，成立了中国工农紅軍第四軍，共編成第十、十一、十二等三个师。朱德同志任軍长，毛澤东同志任政治委員。

紅軍会师的这天，晴空万里。井冈山的男女老少，敲鑼打鼓，成群結队地赶来大隴欢迎紅軍。霎时，鐮刀紅旗滿山岡，欢呼口号响滿山，城場上、大树上、电綫杆上貼滿了紅綠标語，标語上都写着：“庆祝工农紅軍胜利会师”、“打倒土豪劣紳”、“紅軍万岁”……歌声、欢笑声、掌声、喜爆声、鑼鼓声連成一片，在山谷中回蕩。

在大会上，朱軍长講了話，他勉励每个紅軍战士和老百姓要緊密团結起来，打倒反动軍閥，打倒土豪劣紳，打倒国民党！会上，农民們当时便唱起了一只歌：

日头落山又起山，紅軍来到井冈山，



井岡人民得幸福，从此再不受磨难。

下午，紅軍战士一手握枪，一手拿着耘田手杖，帮助当地的农民下田耘禾。这时，朱軍长也穿着灰色旧軍装，戴着黄色旧草帽，手持耘田棍，笑盈盈地随着紅軍战士下田耘禾来了。蕭老汉見这位中年紅軍，耘得又快又好，看来是个老庄稼汉。他不时轉过臉看看这中年紅軍，好象有点面熟；想了想，又回轉头看看，好半天，才想起来了。他輕声地問旁边一位紅軍战士：“他就是朱軍长？”紅軍战士笑着点了点头。蕭老汉赶紧跑到那中年紅軍身前說：“朱軍长，你……你快憩一会吧！”朱軍长見蕭老汉胡須头发都白了，便关切地說：“老伯伯，你这么大年岁該多憩憩，我們紅軍人多，一人一行，一会就耘完了。”蕭老汉哪肯休息，他一边跟着朱軍长繼續耘禾，一面唱起了山歌：

万年古树万年青，长江流水流不尽，

太阳一出暖又暖，紅軍恩情說不完。

这时，正在耘禾的一位紅軍战士馬上对了一支山歌：

一棵大树万条根，紅軍百姓一家人；

紅軍如魚民如水，魚水哪能片刻分。

紅軍战士和农民在田壟里一面劳动，一面說笑欢唱，一直到日头落山。

从此，朱軍长便率領着这支英雄的紅軍队伍，在井岡山丛树密林里日夜巡邏，英勇杀敌，和苏区人民紧密地战斗在一起。

一包药

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大隴胜利会师后不久，朱军长便带领茅坪村里一百多个新参军的赤卫队员，到了井冈山上一个僻静的小村庄洋桥湖，亲自在洋桥湖的步云山上，领导新战士进行军事训练。那时，他住在村里暴动队员谢槐福家里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是个大晴天，天空是瓦蓝瓦蓝的。谢槐福抡起锄头在屋后山上锄茶山，嘴里还不时唱着山歌：

太阳出来满山红，红军来了大不同；

穷人翻身好光景，打倒恶霸劣豪绅。

他唱着、挖着，越唱嗓子越亮，越挖锄头抡得越高。当他正高高扬起锄头时，一只蜜蜂嗡嗡地从耳边飞过，他忽地用手朝耳边一扑，一失手锄头尖落在右足背上，砍了道半指宽的大血口，鲜血霎时象泉水一样溢出来。这时太阳已经偏西，谢槐福便慢慢直起身子，忍着痛，跛着足，在山脚下挖了几株白艾根，一跛一拐地慢慢走回家，蹲在门前石阶上，用石头敲打着艾根准备敷足。

这时，朱军长正从步云山上收操回来，他走到门口，见了愁眉苦脸的谢槐福，便问：“老谢，你的脚怎么啦？”谢槐福抬头一看，只见朱军长温存地站在身边，就笑嘻嘻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刚才锄茶山，不小心挨了一锄头……”没待谢槐福把话说完，朱军长马上弯下腰，检视谢槐福足背上的伤口。正当谢槐福要把敲碎的艾根往足上敷时，朱军长急忙抓住谢槐福的手，郑重地说：“慢点，这样敷上去容易发脓。”说着忙从他手里接

过研碎的艾根，双手扶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进屋，讓謝槐福坐在靠椅上。他随即倒了杯濃紅茶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藥棉，弯下腰对着淡淡的灯光，用藥棉蘸着濃茶水，小心翼翼地吧伤口上面的一块大血餅洗淨摺干。然后再把研碎的艾根，做成一个和銀洋一般大的小餅团，輕輕地貼在伤口上，再用块淨白布包着伤足。直到这会，朱軍长才直起腰对謝槐福說：“敷这草藥怕要好得慢些。明天我去茅坪紅軍医院給你弄点藥敷一敷就好了。”正說着話，朱軍长的警卫員跑来了，向朱軍长敬了个礼，說：“首长，毛委員（即毛澤东同志）找你去开会。”朱軍长点点头，和謝槐福打了声招呼便走了。

第二天，天沒亮，朱軍长便率領着紅軍战士悄悄地离开了步云山。

早晨，太阳出来了，山野閃着橘紅色的光芒，使人感到格外清新。謝槐福一手持着拐杖，一手端着一盆野食，跛跛拐拐地从屋里走出来，站在門前給鴨子喂早食。正在这时，朱軍长的警卫員从两里路外的茅坪，满头大汗地跑来了。他从挂包里掏出一个紙包，塞在謝槐福手心里，笑着說：“謝大伯，这是朱軍长叫我給你送来的，快收下吧！”接着說：“大伯，我要走了。我們馬上要出发。”警卫員向謝槐福招招手，轉过身子，拔腿沿着通往茅坪的坎坷小道跑去。

謝槐福打开紙包一看：喝！里面藥棉、紗布、藥粉什么都有。謝槐福用藥粉敷着伤口，心里想：“朱軍长是多么和气，多么体貼老百姓呵！……”

七溪岭上宰二“羊”^{〔注〕}
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江西、湖南两省的反动軍閥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“圍剿”。蔣介石命令他的帮凶朱培德，指派了国民党第九师师长楊池生、第二十九师师长楊如軒，帶領七个团，在旧曆五月初三，由江西永新县城出发，攻打井冈山，妄想消灭山上的紅軍。

毛委員和朱軍长正在茅坪，得知白匪要来进攻，便召开紧急會議，研究襲击敌人的作战計劃。朱軍长打开地图一看，断定白匪一定要經過七溪岭。研究以后，紅軍决定坚守这座大山，給进犯敌人一个痛击。

七溪岭坐落在宁岡和永新两县交界的地方，分新老七溪岭。这座山，上七里下八里，从山上通往井冈山只有一条崎嶇曲折、用几千层石級迭成的傍山險道。山道两旁蘆葦丛生，野草当道；那些悬崖陡壁上，到处是蒼松翠柏。这儿地形十分險要，是井冈山的一个重要咽喉。

旧曆五月初四，朱軍长亲自率領紅四軍二十八、二十九两个团，沿分水亭、赤坑、京源由新城悄悄上七溪岭，隱伏在“吊谷上仓”一带茂密的山林里，守住正面。毛委員也亲自帶領紅四軍三十二团繞过老七溪岭，坚守龙源口一带，抄襲敌人后方。几百个赤卫队员、暴动队员也打着紅旗，扛着梭镖、鳥銃，配合紅軍主力坚守七溪岭。

果然，在黄昏时分，白匪师长楊池生、楊如軒带着大群白狗子搖头摆尾地赶到了七溪岭山脚下的龙源口。匪师长便向部下的娑罗們下了一道紧急命令：不爬过七溪岭，不准休息。于是狗子們便蹣跚蹣跚地上

〔注〕 二“羊”系指匪师长楊池生、楊如軒。“楊”和“羊”同音。

山。当时，楊池生带了三个团繞着新七溪岭；楊如軒带了四个团沿老七溪岭，分两路进兵。

白狗子因連日赶路，脚底都打起了血泡。加上沒吃晚飯，肚子餓得腸子打結头，累得一个个直喘气。白狗子到了半山腰，見有一个小茶亭，亭門上写着“笠月亭”三个大字。狗子們走到那里就死也不肯走，匪师长气得沒法，只好下令休息。于是，白狗子便放下行李，解下武器，象瘋了的猪一样橫七豎八地躺在凉亭里、大树下、山道旁。

天黑了。夜空星光閃閃，眉月高挂。朱軍长站在山岭上，低头一望，只見笠月亭一带躺着的敌人黑压压的一片。于是，便命令东西两面山林里的紅軍向白匪襲击。冲锋号声响，一时七溪岭山上山下，枪声四起，紅旗飞舞，紅軍的喊杀声震蕩山谷：“冲呀！”“白狗子繳枪不杀！”霎时，笠月亭一带的白匪吓得失魂落魄，东奔西逃，乱成一团。

忽然間，从老七溪岭窜来一股敌人，正悄悄地向着蛤蟆坳一带的紅軍偷襲。这时，紅軍哨兵发现了，馬上向朱軍长报告。朱軍长当即率領尖刀連从“吊谷上仓”冲下山阻击白匪，朱軍长正在下山，子彈“噼噼”地从耳边飞过，他头也不回，高高揚起手中的快慢机指揮紅軍战士向蛤蟆坳偷襲的白匪猛烈射击，子彈、手榴彈象驟雨一样，打得偷襲的白匪四下奔逃。楊匪部下一个营长見了，气得臉青耳赤，站在一块大石厓上，对着逃跑的喽罗們拼命地叫喊：“冲呀！不准……”一位紅軍战士老早隱伏在石厓后側，端起枪借着白蒙蒙的月光，朝着那个黑影，“砰”地放了一枪，那个匪营长還沒把話說完，便仰面倒下，象个大冬瓜般骨碌碌地滾下山去。

枪声越来越响，山林里火光閃閃，朱軍长率領紅軍战士坚守各个山

头，象一堵銅牆鐵壁，擋住正面敌人。敌人上来一队，山头上的紅軍就扫下一排枪，白匪就象砍倒的杉树，嘩嘩滾下山。正在这时，毛委員前
应后合，帶領紅軍三十二团从敌人后面包抄上来。这样，白匪被包圍在
山上，真是上不得，下不成，就象关在籠里的鷄一样，沒有死的都自动繳
枪当了俘虏。那两个楊賊上到半山，手足都挂了花，吓得半生不死，从
山上滾到山下，一見紅軍又冲过来了，便夹着尾巴溜回永新逃命去了。
这一次战斗，打死、打伤了白匪四千多人，繳获的枪支、子彈堆成山。从
而打开了井岡山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。

第二天正逢端午节，七溪岭大捷的喜訊傳遍了井岡山。这时，胜利的
紅旗遍山招展，象开滿了紅花；滿山遍谷充滿了歌声，到处都貼滿了
紅紅綠綠的标語。有的标語上这样写着：

不費紅軍三分力，宰掉蔣賊两只“羊”。

运 粮

白匪在七溪岭吃了敗仗后，更加瘋狂和不安起来。盘据在井岡山
地区的白匪尹在中，对山上的农民实行杀光、搶光、燒光的屠杀政策。井
岡山被封鎖得水泄不通，山上的紅軍好几个月沒有粮食吃了。农民就
千方百計到各地筹足粮食运上山，支援紅軍打白匪。

七月里的一天。井岡山紅軍游击队在永新的拿山鎮夺下了白匪的
一个大粮仓。这消息象一陣风，很快地傳到了井岡山的茨坪。这时，朱
軍长馬上下达动員令——号召軍民下山运粮。这天，天蒙蒙亮，山上的
紅軍战士和农民，自动編成了运粮队，挑着大籬小筐，背着布袋、麻袋

出发。朱軍长也打着綁腿，穿着草鞋，戴着旧斗笠，挑着两只大圓籮，帶領运粮的队伍浩浩蕩蕩地由茨坪出发。

茨坪到拿山相距四十华里，中途要爬过井冈山四大峭口之一——桐木岭。桐木岭坐落在江西的遂川和永新两县交界的地方，山高且陡。这个山口，从山底到山頂，要攀二千九百級石級，周圍山峰矗立，地形十分險要。

运粮队伍到了拿山，打开粮仓，大家便手疾眼快地把谷子装进籮筐麻袋，挑起粮担，有說有笑地离开了拿山返井冈山。

朱軍长敞开胸怀，把两只衣袖卷得老高，挑着两大籮谷，扁担一閃一閃，迈着稳健、欢快的步伐，走在运粮队的前面。

正在爬桐木岭的时候，太阳象团火，晒得地上冒着热气，山道两旁的树叶卷成了筒筒。朱軍长一会卷着毛巾揩揩汗，一会搖着毛巾扇扇风，唱着山歌往上走。

朱軍长走到半山腰，忽見一个老头挑着滿滿一担谷子，每跨一层石級，身子搖搖晃晃，好象要倒下去的样子。朱軍长急忙放寬大步赶上去，把粮担往山路旁边一放，笑盈盈地对老头說：“大伯，天很热，放下歇一会吧！”老头大概也真累了，便把粮担放了下来。朱軍长用毛巾揩着臉，問：“大伯，今年多大年岁啦？”老头馬上伸出右手，用手指折了个“六”字，笑笑說：“六十啦！”“呵！大伯这么大年岁，还爬山过坳赶来运粮。”朱軍长两手提了提老头的粮担，接着說：“大伯，你挑得太重了，等会压伤了腰，叫你老人家难受，我們心里也不安。”老头說：“不要紧，下山运粮嘛，都是大家的事，俗話說：‘人是鉄，飯是鋼’，我們不趁这个机会把夺下的粮运上山，讓紅軍同志吃饱，怎能打垮那些白狗子呢？”說完，他便和朱軍

长并肩坐在一块石头上攀談起来。

过了一会,朱軍长笑着对老头說:“大伯,你挑得太多了,匀过些給我挑吧!”老头立刻站起来,摆摆手說:“嘿嘿!这还行,你的担子也不輕呀!”老头說什么也不肯匀谷。朱軍长連忙解釋道:“大伯,你放心吧!我也是挑过担的,还是匀过些吧!”說着随即脫下軍装,从老头籬里匀出一些谷,并解下綁带,把谷子捆成一个包裹,放在自己圓籬谷上面。朱軍长和老头打了声招呼,挑起粮担就要上坳。

正在起肩时,老头才发现这位紅軍同志挑的扁担上写着“朱德記”三个大字。他急忙轉过头向一位赤卫队員,暗暗指着朱軍长的背影問:“他就是朱軍长?”赤卫队員默默地点了点头。这时,老头心里更是不安,心想:“自己的担子加在軍长肩上,累坏了軍长可不比累坏了我呀!一旦累了首长,誰来领导穷人鬧革命呢?……”想到这里,他馬上挑起粮担,拚命追上去,一面大声叫喊:“朱軍长,請等一等!”但朱軍长还是輕捷地上坳。这时,老头急得汗水直流,又故意叫喊:“朱軍长,你掉了东西!”朱軍长早已听出是老头的声音,心里明白七八分,一面走,一面回答說:“大伯,不要紧,你老人家要放穩脚步走呵!”这时,老头抬头一看,朱軍长已上到千公尺高的岭上了。

伏 襲 白 匪

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三日晚上,朱軍长率領一部分紅軍战士,由步云山出发,去永新关山一带繳民团的枪。

紅軍队伍在寂靜的山林里行进。

朱軍长剛剛从七溪岭走下来。这时，一个青年紅軍战士騎着一匹馬追了上来。他跑到朱軍长身边，把韁繩一拉，馬站住了。他縱身跳下馬，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。朱軍长接过信一看，是毛委員从茅坪写来的急信。信上說，宁岡新城的白匪鄒宗盛，近日集合了四五百人，企图趁紅軍主力下了山，襲击茅坪。朱軍长看完信，馬上帶領紅軍主力沿着山道密林漏夜跑步赶回茅坪。

茅坪，周圍尽是高山大岭，是井岡山上的一个小山村，是当年我們紅色根据地的心脏。天不亮，紅軍主力赶回了茅坪。朱軍长便分兵布馬，把队伍分成两支突击队，一支埋伏在謝家祠屋后的小山上；一支隱藏在另一处山壠里。朱軍长也亲自帶領十几个紅軍战士守着龙汨潭西面高山上，指揮紅軍歼灭白匪。

拂曉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白匪营长鄒宗盛带着大群白狗子搖搖晃晃地开进茅坪壠里来了。朱軍长站在指揮所里，握着望远鏡了望。白狗子一进壠，一面朝天放“壮胆枪”，一面乱喊乱叫，吓得正在田里割禾的农民，丢下镰刀跑上山。站在朱軍长身边的小号兵謝康生，急紅了臉，揚了揚手里的軍号說：“朱軍长，狗子进壠了，吹冲锋号吧？”朱軍长摆摆手，說：“小家伙，急什么，白狗子七股还没进来一股呢！”正在这时，朱軍长預先布置在前哨的几个紅軍战士，朝着壠里的敌人“砰砰”放了几枪，就故意拖着枪撤退。白狗子以为紅軍人少，抵擋不住，便趾高气揚，拚命向壠里追击了。

不一会，朱軍长看看白狗子都进壠了。忙轉过臉对号兵說：“吹冲锋号吧！要吹响一点！”冲锋号声响了，东西两面山上的紅軍战士，从四面八方包圍下来。霎时，枪声四起，枪彈如雨，打得白狗子欲退无路，欲

进不能，白匪就象鑽进布袋里的一群落网的老鼠，乱跳乱叫。匪营长看了吓得臉变死色，騎在馬上，揚着手里的大馬刀，还想指揮士兵作最后掙扎。就在这时，紅軍战士已把他一枪打下馬來，倒在烂泥坑里。好半天，匪营长才从泥里爬起来，走到“探子”身前，罵道：“混蛋，你說茅坪沒兵，現在朱德的兵从天上飞下来的？”說着便用手里的馬刀向“探子”迎头一劈，匪探子的头便“喀”地掉在地上。

匪营长一看四面尽是紅軍，便拚命往草堆树丛里爬着，企图逃命。他剛爬到龙汨潭边，朱軍长一眼看准了，揚起手中的快慢机打去，匪营长就一个跟斗掉到龙汨潭里去了。那些被圍在壠里沒有死的白狗子，成了没头的蛇，都一个个繳械当了俘虏。只一个早晨的战斗，四五百白狗子被消灭得一干二净。

太阳从东山渐渐升起，放射着金色的光芒，晨风吹来，茅坪壠里一片稻海滾着金浪。朱軍长率領紅軍战士，押着俘虏，挑着繳来的枪彈，沿着通往步云山那条蜿蜒的山道凱旋而归。

月下补衣

紅軍在茅坪消灭了白匪鄒宗盛以后，第二天，朱軍长又率領部分紅軍战士从步云山出发，去永新关山一带繳民团的枪。晚上，紅軍在井冈山下的下游村宿营。

这天晚上，皎月团圆，白皚皚的月光照着山岡、田野。朱軍长和紅軍战士圍坐在村里一块大草坪上，一面打着草鞋，一面閑談。暢談到深夜，战士们把打好的草鞋放进挂包里，便一个个躺在草坪上，怀里抱着